

灯影春秋

张永平



陕西人有秦腔，河南人有豫剧，浙江人有越剧，北京人有京剧，而地处大西北一隅的青海人却有着脍炙人口的灯影戏（民间称为皮影戏）。虽然灯影戏也是外来剧种，相传清朝末年从陕西传入，但它自从传入“在那遥远的地方”以来，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绽放出了璀璨的奇葩，像一株生命力极强的骆驼刺，从沙漠几十米深处汲取水分，在干燥恶劣的环境中长出嫩芽，滋润人们干涸的心田。

年少轻狂时，我生活在湟水源头的大山坳里，混沌未开，总喜欢往人多热闹的地方钻，可是父辈们一年少有空闲的季节，整日忙碌在田间地头。或驾犁耕耘，或剔除杂草，或扬镰收割，或吱扭吱扭地打碾。真正闲暇的只有在春节到清明这段时间，只有在这个时候，村委大院里才会听到锣鼓阵阵，人声鼎沸。与往年一样，到了正月初七、八的时候，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到几里外的灯影世家聘请灯影戏班到村里演出，大人和小孩们脸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平素忙个不停的农人们是应该好好享受一下丰收的喜悦了。灯影架子在青壮小伙儿们的吆喝声中搭起来了，洁白的布帘子在灯光的照射下愈发显得醒目，锣鼓和唢呐声搅得人们心慌意乱。天渐渐地黑下来，全村的男女老少聚集到村委大院里，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起。稍微懂得一些剧目的人，早已按捺不住，窃窃私语，关注戏里面人物的命运。戏还未上演，灯影匠人在戏台里焚香以后，小心翼翼地取出皮影人儿，按照出场顺序挂在系好的绳子上。文将武将丑角丫鬟各自排列整齐，道具一应俱全。因为演完一出戏，匠人要把影人的头取下来，下一出戏开始时又小心地安上去。这一过程在整个演出中显得庄严而谨慎。演戏的人和听戏的人最忌讳皮影子的头掉下来，除非是打斗和剧情的需要，否则，匠人就会被罚演三、四台戏，严厉

一些要扣去酬金。更为要紧的是,农人们心里好像埋下了定时炸弹,来年能否有个好收成,一家人能否平安,就全在于皮影戏演出的成功与否。不过匠人们大多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演出一般出不了什么差错。但听说邻村演皮影戏常常掉下头颅,从此邻村的庄稼年年歉收,几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农民演出皮影戏,那只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和愿望罢了。

二

最让人着急而又充满猜想的前奏终于在夜幕降临时分开始了,俗称“三起三落”,因为匠人没有摆好影人,并且在等待最后在家喂猪的煨炕的帮工的主妇们的到来。唢呐、二胡、锣鼓、三弦子都在烘托演出的气氛,善解人意的匠人在亮子中间摆放一张牛皮雕刻的桌子,或直接在桌旁立一个丑角,以此吸引那些聒噪不安的后生们。唢呐算是最响亮的,尾音拖得很长,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黑夜显得不再漆黑。民间艺术家的演奏博深而庞杂,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一会儿是舒展的丹凤朝阳,一会儿是急促的将帅点兵;一会儿又是俏皮的“花儿”变奏,一会儿是流行的小调《十杯酒》。庄稼人疲惫的身心得到了净化。男人们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眼神盯在亮子上一动不动;不甘寂寞的小媳妇们把话题扯得很远,从谁家的孩子扯到了谁家的针线上,过了一會兒又在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家男人的不是。最热闹的莫过于场子周围玩耍的小孩子们,在吆喝生意的商贩们中间急急地穿梭,险些碰倒一簸箕瓜子花生,引来几声难听的叫骂。皮影戏真正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戏迷们从“三起三落”中猜测今晚上演的是文戏还是武戏?是秀才考中状元还是花亭相会的爱情戏?假如唢呐声委婉而舒缓,则今晚必演出文戏;假如将帅点兵一阵紧似一阵,则必有精彩打斗的武戏。谜底在最后一曲唢呐声中即将揭开,这对于村里那些博古通今的人来说,是何等的惬意啊!猜中戏名的人将受到大家的尊敬,猜不中戏名的人将遭到人们的嘲笑。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中孕含复杂,复杂中透出质朴。

三

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皮影戏在村委大院里如期上演。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虽然雪花纷飞,但丝毫没有影响看戏人的热情。大哥、二哥和我披着棉袄挤在人群里观看皮影戏,十岁的我像农村所有的孩子一样,对皮影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个晚上,来自本县的著名灯影艺人包世英演出的是传统剧目《麦里藏金》。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家境贫寒的秀才上京赶考,苦于凑不够盘缠,就到村里一户财主家借麦子,财主的女儿暗恋这位穷苦书生,想办法弄来一锭金子塞到麦子里。书生把麦子带回家交给哥嫂,让他们打点行李,谁知狠心的哥嫂见了金子财迷心巧,私藏了金子,只拿很少的一部分麦子作了盘缠。穷书生用完了盘缠,一路乞讨,战胜一切困难考取了功名。当他衣锦还乡后,厚待哥嫂,却对财主的女儿不闻不问,多亏丫鬟抱打不平,说明真相,书生才痛斥了不仁不义的哥嫂,与财主女儿结为夫妻,到外地上任去了。这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散戏后回家的途中,大哥教育我勤奋学习,长大了像那位书生一样考取大学,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今天,当我坐在政府机关的办公室里,回想过去,想起《麦里藏金》,莫名的激动依然在心底涌动。灯影戏无疑是农村孩子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灯影戏伴随我走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人生的感悟也随着对灯影戏的喜爱与日俱增。

四

在青海广大农村,提起灯影戏《辕门斩子》,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出戏的演唱者包世英是土生土长的大通逊让土族农民,自幼喜爱灯影艺术,师从多位名家。其唱腔醇正,唱词清晰,表演以粗犷淋漓著称。在灯影戏演出兴盛的六、七十年代,其足迹踏遍青海农村,深受各族群众爱戴。他演出的《辕门斩子》在全省灯影戏调演中获得第一名。当时的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四晚播出“对农村

广播”，每期的压轴戏便是他的《辕门斩子》。以致于农民把周四当成了灯影日，逢周四必听。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听戏，听完后又找磁带录制，人人能唱《辕门斩子》。这出戏讲的是北宋年间，辽国皇帝肖太后觊觎北宋国土，举兵几十万直逼中原，杨家将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故事。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杨宗保为代表的杨家将在历次战斗中屡建奇功，狠狠打击了北辽的嚣张气焰。值得称颂的是杨家的男人们战死疆场后，佘太君亲自挂帅，杨家十二寡妇披挂上阵，同样杀得辽兵鬼哭狼嚎，“撼山易，撼杨难”的感叹在辽兵中传开。杨宗保继承父辈的遗志，年方二八即赴沙场征战，在两军对垒之际，他却为情所惑，临阵招亲，与穆桂英结为秦晋之好。此举激怒了为辽兵天门阵所困的兵马大元帅杨六郎，于是上演了辕门斩子的好戏。戏里边最精彩的一段是穆桂英单骑救夫，反将公公杨六郎打败，迫使杨家答应了这门婚事。杨家借穆柯寨镇寨之宝降龙木打破了诡秘的天门阵，又一次在危难之时拯救了北宋。整部戏结构严谨，悬念迭起，中间又夹杂北宋名将焦赞、孟良二人的插科打诨，紧张中透出舒缓，严肃中透出幽默。民情风俗、人情礼节一览无余。戏迷们在爱国主义情感的陶冶中又采撷到了浓郁的乡土生活的情趣。比如当穆桂英打败杨六郎之后，焦赞、孟良说到：“怕了，怕了，公公见了儿媳妇（者）怕了”。引得男女老少哄堂大笑。据此，民间在指责农户家违背伦理常规时借题发挥，“杨家门里没大小，儿媳妇夹上公公跑”，内中既有谴责之意，又有取笑的含意。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农民通过灯影戏、打搅儿、道情等曲艺获得生活的乐趣，这些脍炙人口的幽默来自历史文化的积淀，同时又反过来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五

因为每年演出灯影戏，庄稼人对此耳熟能详，喜欢在各种场合里哼唱几句，有板有眼，博得一片掌声。在我记事起，村里的宋家尕爸就常常“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当他看见一些男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时，他就会悄悄逼近，尔后大吼一声：“哦

咳，皮娃娃炒菜。”吓得孩子们四处逃散。他的将帅点兵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将右手捏成喇叭状，学唢呐演奏，前奏完，点兵开始，听者在他点到某营时，“哦”地回应，好似真正到了边关要塞。有一次，宋家尕爸实在是忍耐不住，在正式演出之后，自告奋勇上台里续了一段《封神演义》，听者喝彩声不断，演出还真像那么回事。后来有人见了他叫影子匠，开玩笑地还说：“宋家尕爸皮娃娃哄肉娃娃哩。”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无独有偶，早些年，我在县电视台工作，台长老苏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于是我们几个单身的小伙子常在他家里打牙祭，买几斤互大乱喝一气。他的妻子也是个热闹人，几杯酒下肚，一口纯正的灯影戏唱腔使听者如痴如醉。不知不觉我们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百听不厌的灯影戏往往成为我们到老苏家的由头。原来，老苏的妻子在她父亲的熏陶下，自幼学唱民间小调、灯影戏，后来吸收到大通著名灯影戏世家杨生辉门下，走南闯北，走过的村庄数都数不清，唱过的剧本不下数十本。在灯影戏演出极盛时期，她担任主唱，熟谙阴阳二腔，既能唱老生，又能唱旦角。其唱姿雍容大气，声音嘹亮、高亢，《花亭相会》、《封神榜》、《西游记》、《杨家将》、《全唐传》，还有艺人们新编的灯影戏也能唱。最为称道的是，她所在的杨生辉灯影戏班在灯影戏的革新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制作了大量的装饰道具，如花鸟、房屋、桥梁、兵器等等。看戏的人们见到了全新的灯影戏，并且演唱分男女声，更是史无前例。而且人物众多，丑角迥异，故事新奇，引得十里八乡的人们趋之若鹜，场场爆满，观者如潮。杨生辉的灯影戏班参加了西北五省的灯影戏汇演，夺得大奖，部分影具在省群艺馆收藏。曾为外国友人演出，灯影戏被介绍到了国外。

岁月更替，灯影戏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社会上五花八门的艺术门类的盛行，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逐渐走向衰弱。然而，直到今天，在青海农村各地，在红红火火的正月里，你仍会听到唢呐的清脆声音，听到锣鼓叮咚作响，劳累了一年的人们正在早烟和过滤嘴香烟的混合味中聆听灯影戏。

责任编辑 海 桀